



边走边想

这焚风烈土,原是天地写给无畏者的一卷滚烫书简。

## 西行路上的书简

□董植林

吐鲁番的清晨来得迟疑,七点十分,四楼窗棂才勉强接住初升的日光。七点四十分,大堂里尚显空荡,我早早在沙发里坐定——旅途教会人,守时是对同路者无声的敬意。

车轮一滚动,导游小梁便细致嘱咐,又捧出防晒霜,请众人涂抹。那瓶小小的乳液在掌心传递,竟也生出一种共赴险地的郑重感来。未几,车窗外赭色的山峦已排门而至,连绵起伏如燃烧的余烬。山体近在咫尺,天地间却蒸腾着灰蒙蒙的雾气,仿佛大地在无声地喘息。

甫一下车,八点五十分的骄阳便如滚烫的烙铁直贴脊背。众人仓皇退入遮阳棚的薄影里,或挤在车身的狭长阴凉中。此刻才真切懂得,吴承恩笔下那“八百里火焰山”,并非全是文人的想象——热浪裹挟着干燥的沙尘,钻入肺腑,灼烤皮肤。难怪当年玄奘法师西行至此,也需铁扇公主的芭蕉扇来求得一条生路。

我们鱼贯进入通往地下的阴凉甬道。两旁石壁上,浮雕与文字联袂叙述着西行路上的传奇:《三打白骨精》的诡谲、《高老庄》的烟火、《大战红孩儿》的惊险……图文交织如锦缎,古老故事在昏黄的壁灯下,生出新的血肉。

地下展馆中央豁然敞开,一片露天的下沉庭院里,定海神针傲然屹立。这根高十二米、直径逾半米的金箍棒形温度计,正默然记录着火焰山炽热的脉搏——此时38摄氏度。游人排着长队,只为与这创下吉尼斯世界纪录的奇观合影。展馆四壁图文详尽,吐鲁番的风物、历史、地理、物产,如一幅徐徐展开的丝路长卷,千年风沙与文明交汇的印记,沉淀于此。

来到地面,一组铜雕赫然撞入眼帘:唐僧于烈焰前闭目打坐,八戒袒胸叫苦,沙僧垂头丧气,白龙马已现出原形。唯有悟空单足踏石,手搭凉棚极目远眺——那身姿里凝聚着行者不灭的勇气与智慧。铁扇公主与牛魔王也塑造得活灵活现,仿佛下一刻芭蕉扇便要掀起清凉的风暴。烈日威压之下,铜雕表面烫得灼手,西游故事里超越酷热的意志力,在此刻获得了可触的温度。

酷热逼人,众人留影后匆匆退向出口。我却似被这热土迷了心窍,疑心地面尚有未看之景,竟又独自折返。待绕行一圈,眼前是围栏相隔的停车场,出路却杳然无踪。只得狼狈地折回定海神针处,重入地下迷宫,循原路折返。骄阳之下,汗水早浸透衣衫,脚步在滚烫的沙石路上踉跄——这火焰山竟以它自己的方式,在我身上烙下一道迷途的印记。

立于山前,终是懂得:所谓火焰山,不仅是烈日下的赭色山峦,更是大地深处永不冷却的古老诉说,是行者心头不灭的探求之火。热风卷过皮肤,烫得生疼,却也烫醒心底某种沉睡的向往。这焚风烈土,原是天地写给无畏者的一卷滚烫书简。

湿地走笔

## 盐城的云

□张朝林

从盐城的荷兰花海去中华麋鹿园,需一小时车程。启程时,太阳升一竹竿高,天,很低,很蓝,这就是“盐城蓝”,悬在天空的云,更低,打开车窗,伸手就能扯进来一片云。绿色的地平线,与蓝天白云紧紧连在一起,撕也撕不开,蓝天白云,成了盐城的主宰,田野、建筑成了陪衬,老老实实坐望头顶的天。

我惊异这里的天,是一种纯正的蓝,不含一点杂念的蓝。惊诧这里的云,是那么繁多,是那么自由,总是擦洗着这片蓝,相互映照,天更蓝,云更白。我惊艳这里形态各异的云,这些云呀,可分为低层云、中层云和高层云,低层云厚,形态万千,喜欢轻轻飘动,但这里云的飘动,不像高山地貌的云那么躁动,一会儿东,一会儿西,或者不一会儿就散尽,不见踪影,给人一种飘忽不定的姿态。这里的低层云,你不仔细看,看不出来在飘动,是一个整体在飘动,看,那是一片似飞马的云,从西边,慢慢朝东边飘,整个马的状态飘了好一阵子,那个长长的尾巴才与马身分离,成了一条白丝带,慢慢地缠上了另一片云。天空又来了一个圆月的月亮样的云团,悬在半空中,一车人被这个硕大的月亮云惊得大叫起来,旅游车停下了,人们纷纷下车拍照。这时,一只银色的“飞艇”刚好飞过来,悬在月亮云下,飘了好一阵子,才扯开月亮云,独自朝地平线钻去。月亮云慢慢飞过我们头顶,扯成了一个椭圆形,久久不愿飘走。

在麋鹿园,我们看到更多的低层云:这片蓝天上,只挂着五朵白云,中间一朵大,四周的四朵相对小一些,似分似合,似合似分,缠缠绵绵,这是开在蓝天的雪莲花,把这片天空装扮得分外妖娆。低层云,也有灰黑色的,东边的那一堆云,雪白,灰白,灰黑都有,堆砌成一片跌宕起伏的山峦,灰黑的是山影,灰白的是树林,雪白的是山影的云海,这美丽的云啊,让我浮想联翩。好一会儿,灰黑的山影,变成两匹黑骏马,扬蹄踩白云。最让人惊呼的是天边从东到西一溜烟的云,凑成了形似横断山的银山,没有山峰,只有直立竖起来笔陡的山,在太阳的照耀下,格外亮白,仿佛散发着银色的光芒,在这银山的上方,绕着三五条白云带,与银山呼应,形成银山捧云、云缠银山的气象。司机是当地人,我说,这片气势恢宏的银山,若能变成金山、红山就更完美了。司机说,这条件不行,要在雨后的黄昏,才有可能变成金色、红山和多色彩的山,那种美,让人窒息。这里中层云,多为瓦片云,鱼鳞云,铺在天空几乎不动。高层云多为卷云,卷层云,这种透明的丝丝缕缕的云,贴在“盐城蓝”上,让这块“蓝宝石”有了好几分风姿。

盐城的天气,就像孩童,说变脸就变脸,从麋鹿园返回的途中,天上的云灰了起来,压得更低,不一会儿就飘起了雨丝。吃完晚餐,天又放晴,这时的太阳已经西沉,云又升起来了,东边的天际,层峦叠嶂,有白有灰有黑,不一会儿,西天的夕阳,破了薄云,把余晖射到东边天际,这一射了得,云山瞬间突变,先是给云山镶上金边,紧接着,白云成金云,灰云成珊瑚红,黑色的变成暗紫色,不一会儿,这云山变成金色的,变成大红色的,变成酱紫色的,不,变成五颜六色的,一起渲染着这片天空。瞬间,这片无法言说的云山,突然又变成两种颜色,淡红和黑色,淡红是一大片,包裹天空,黑云只有几坨,一大一小,在淡红色云中间,不一会儿,大坨黑云变成一只威风凛凛的麒麟,小坨黑云变成一只小麒麟,卷曲着前腿,但见大麒麟,伸着长舌头,舔着小麒麟的头,舔着舔着,突然,小麒麟与大麒麟连在一起,变成一个长长的鼻子,大麒麟也瞬间变成一头胖乎乎的大象,在这片淡红色云间奔走。刚走几步,太阳西沉,这片云立刻与夜色融为一体,只剩下蓝盈盈的夜空……

风情写真

开发与守护,喧嚣与静谧,都藏在自然野趣与历史层叠里,待后人细细品读。

## 吴 窑

□郑鹏程

从定远县城出发,驱车十五公里便到了吴窑。这处定远与凤阳交界的千年古村,藏着汉代墓葬的遗迹,也是南北朝时濠州通庐州、建康的古官道。假日里,我与两位摄友、一位书友,还有昔日同事——定远中学的一位老师,五人同住,赴一场“五方风气”之约。

车窗外,玉米抽穗,高粱吐缨,豆类作物开着细碎的花,清芬暗涌。摄友们是吴窑“老客”,一路絮叨着古村的好:“酈道元《水经注》写这儿‘青山怀抱,翠竹成荫,溪水长流,古树参天’,好多导演都来拍过戏——《十八个手印》《第一书记》,徐帆、陶虹都来过!”

抵村时,晨曦正斜斜地搭在凤阳山的翠峦上。摄友引我们去看一棵千年古树,说是春秋时楚王子落难于此,与村姑吴灵芝有段凄婉爱情。树根部细节累累,像蜷卧的小兽,老态龙钟;抬头却见树梢嫩绿摇曳,主干苍藓鳞皴,遒曲古拙。忽忆起南北朝庾信《枯树赋》:“拳曲拥肿,盘坳反覆”“苔埋菌压,鸟剥虫穿”,身旁老师击节叹:“难怪杜甫说‘庾信文章老更成’!”

树北是凤阳山下来的活水,四季淙淙,如摇铃击磬。旭阳照在河面,碎金泛着微红;岸旁竹林浓荫蔽日,星罗棋布的石头经风雨冲刷,千姿百态。最妙的是两块逾丈巨石,半浸河中,中间留尺许空隙,竹树覆之如亭——对弈、闲坐、观月、放歌,皆可。书友盘腿坐石上笑:“当代书家有号‘枕溪’,今日方悟其妙!”我忽记起明末柳如是与钱谦益的拂水山庄,摄友接话:“万茜主演的《柳如是》你看没过?”引得众人热议一番。

七点刚过,村头骤然喧嚣。一车车仿古砖瓦、桂樟树苗、金娃娃萱草接踵而至——古村要搞旅游开发了。我们避开车流,沿溪水向东,三五十步后路径曲折,竹树蒙络,野趣渐浓。再行百十来步,苍枝掩径,碧萝盘绕,风过两腋生凉,竟有“阒然非复人境”之感。

“万岁枯藤!”书友忽见歪脖榆树上挂着数匝枯藤,扯根树枝作握笔状,“这才是草书的悬宕与坚韧!”又指云称“千里阵云”,点石说“陆断犀象”,活脱脱怀素观云、张旭观剑悟笔法的模样。他又指一棵构树:“这能造构树皮纸,写章草最妙!”众人分散寻趣:女贞树结子,蒲草夜收灯烟、晨取垂露润眼,还有蕨菜、蒲公英、青钱柳、红豆杉——名字都带着诗性,难怪孔子要“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”。

最惊艳的是几棵大树下,青苔从树根漫到地面,覆上巨石,连绵成景。阳光处金碧辉煌,树荫下浓绿青碧,小片如山峦鸟兽,大片似抖开的绿绸,竟有呼伦贝尔草原的壮阔。忽念起钱起“水碧沙明两岸苔”,倪瓒“坐看青苔欲上衣”,最是袁枚《苔》诗动人:“白日不到处,青春恰自来。苔花如米小,也学牡丹开。”风摇枝叶,树影落于苔上,幻化万状,正是一幅天然的摄影佳作。

循水声返回时,古树、奇石、青苔与溪流仍在,而开发的喧嚣已在耳畔。千年吴窑正书写新篇:开发与守护,喧嚣与静谧,都藏在自然野趣与历史层叠里,待后人细细品读。